

Zhong Hua Ming Zhu — Er Shi Si Shi
【中华名著】

二十四史

卷二

主编 迟双明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华名著

迟双明 主编

二十四史

卷二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· 史 ·

【原文】

《易》称“遁之时义大矣哉”。又曰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是以尧称则天，不屈颍阳之高；武尽美矣，终全孤竹之洁。自兹以降，风流弥繁，长往之轨未殊，而感致之数匪一。或隐居以求其志，或回避以全其道，或静己以镇其躁，或去危以图其安，或垢俗以动其概，或疵物以激其清。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，憔悴江海之上，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，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故蒙耻之宾，屡黜不去其国；蹈海之节，千乘莫移其情。适使矫易去就，则不能相为矣。彼虽矜矜有类沽名者，然而蝉蜕嚣埃之中，自致寰区之外，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！荀卿有言曰，“志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”也。

汉室中微，王莽篡位，士之蕴藉义愤甚矣。是时裂冠毁冕，相携持而去之者，盖不可胜数。扬雄曰：“鸿飞冥冥，弋者何篡焉。”言其违患之远也。光武侧席幽人，求之若不及，旌帛蒲车之所徵贵，相望于岩中矣。若薛方、逢萌聘而不肯至，严光、周党、王霸至而不能屈。群方咸遂，志士怀仁，斯固所谓“举逸民天下归心”者乎！肃宗亦礼郑均而徵高凤，以成其节。自后帝德稍衰，邪佞当朝，处子耿介，羞与卿相等列，至乃抗愤而不顾，多失其中行焉。盖录其绝尘不反，同夫作者，列之此篇。

野王二老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初，光武貳于更始，会关中扰乱，遣前将军邓禹西征，送之于道。既反，因于野王猎，路见二老者节禽。光武问曰：“禽何向？”并举手西指，言：“此中多虎，臣每即禽，虎亦即臣，大王勿往也。”光武曰：“苟有其备，虎亦何患。”父曰：“何大王之谬邪！昔汤即桀于鸣条，而大城于亳；武王亦即纣于牧野，而大城于邶鄘。彼二王者，其备非不深也。是以即人者，人亦即之，虽有其备，庸可忽乎！”光武悟其旨，顾左右曰：“此隐者也。”将用之，辞而去，莫知所在。

向长字子平，河内朝歌人也。隐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《老》、《易》。贫无资食，好事者更馈焉，受之取足而反其余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，连年乃至，欲荐之于莽，固辞乃止。潜隐于家。读《易》到《损》、《益》卦，喟然叹曰：“吾已知富不如贫，贵不如贱。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建武中，男女娶嫁既毕，敕断家事勿相关，当如我死也。于是遂肆意，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，竟不知所终。

逢萌字子康，北海都昌人也。家贫，给事县为亭长。时尉行过亭，萌候迎拜谒，既而掷楯叹曰：“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！”遂去之长安学，通《春秋经》。时王莽杀其子宇，萌谓友人：“三纲绝矣！不去，祸将及人。”即解寇挂东都城门，归，将家属浮海，客于辽东。

萌素明阴阳，知莽将败，有顷，乃首戴瓦盎，哭于市曰：“新乎新乎！”因遂潜藏。及光武即位，乃之琅邪劳山，养志修道，人皆化其德。

北海太守素闻其高，遣吏奉谒致礼，萌不答。太守怀恨而使捕之。吏叩头曰：“子康大贤，天下共闻，所在之处，人敬如父，往必不获，只自毁辱。”太守怒，

· 史 ·

收之系狱，更发它吏。行至劳山，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，吏被伤流血，奔而还。后诏书征萌，托以老耄，迷路东西，语使者云：“朝廷所以征我者，以其有益于政，尚不知方面所在，安能济时乎？”即便驾归。连征不起，以寿终。

初，萌与同郡徐房、平原李子云、王君公相友善，并晓阴阳，怀德移行。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，君公遭乱独不去，佷牛自隐。时人谓之论曰：“避世墙东王君公。”

周党字伯况，太原广武人也。家产千金。少孤，为宗人所养，而遇之不以理，及长，又不还其财，党诣乡县讼，主乃归之。既而散与宗族，悉免遣奴婢，遂至长安游学。

初，乡佐尝众中辱党，党久怀之。后读《春秋》，闻复仇之义，便辍讲而还，与乡佐相闻，期克斗日，既交刃，而党为乡佐所伤，困顿。乡佐服其义，舆归养之。数日方苏，既悟而去。自此敕身修志，州里称其高。

及王莽窃位，托疾杜门。自后贼暴从横，残灭群县，唯至广武，过城不入。

建武中，征为议郎，以病却职，遂将妻子居龟池。复被征，不得已，乃著短布单衣，谷皮绀头，待见尚书。及光武引见，党伏而不謁，自陈愿所志，帝乃许焉。

博士范升奏毁党曰：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，而建号天下；周不待伯夷、叔齐，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、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，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，党不以礼屈，伏而不謁，偃蹇骄悍，同时俱逝。党等文不能演义，武不能死君，钓采华名，庶几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。不如臣言，伏虚妄之罪。而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”书奏，天子以示公卿。诏曰：“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。”党遂隐居龟池，著书上下篇而终。邑人贤而祠之。

初，党与同郡谭贤伯升、雁门殷谡君长，俱守节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中，征并不到。

王霸字儒仲，太原广武人也。少有清节，及王莽篡位，弃冠带，绝交宦。建武中，征到尚书，拜称名，不称臣。有司问其故。霸曰：“天子有所不臣，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侯霸让位于霸。阎阳毁之曰：“太原俗党，儒仲颇有其风。”遂止。以病归。隐居守志，茅屋蓬户。连征不至，以寿终。

严光字子陵，一名遵，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，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，乃变名姓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乃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：“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钓泽中。”帝疑其光，乃备安车玄纁，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后至。舍于北军，给床褥，太官朝夕进膳。

司徒侯霸与光素旧，遣使奉书。使人因谓光曰：“公闻先生至，区区欲即诣造，迫于典司，是以不获。愿因日暮，自屈语言。”光不答，乃投札与之，口授曰：“君房足下：位至鼎足，甚善，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霸得书，封奏

· 史 ·

之。帝笑曰：“狂奴故态也。”车驾即日幸其馆。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所，抚光腹曰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邪？”光又眠不应，良久，乃张目熟视，曰：“昔唐尧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邪？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。

复引光入，论道旧故，相对累日。帝从容问光曰：“朕何如昔时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帝笑曰：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

除为谏议大夫，不屈，乃耕于富春山，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建武十七年，复特征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帝伤惜之，诏下郡县赐钱百万、谷千斛。

井丹字大春，扶风郿人也。少受业太学，通五经，善谈论，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“五经纷纶井大春。”性清高，未尝修刺候人。

建武末，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，皆好宾客，更遣请丹，不能致。信阳侯阴就，光烈皇后弟也，以外戚贵盛，乃诡说五王，求钱千万，约能致丹，而别使人要劫之。丹不得已，既至，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，丹推去之，曰：“以君侯能供甘旨，故来相过，何其薄乎？”更置盛饌，乃食。及就起，左右进辇。丹笑曰：“吾闻桀驾人车，岂此邪？”坐中皆失色。就不得已而令去辇。自是隐闭不关人事，以寿终。

梁鸿字伯鸾，扶风平陵人也。父让，王莽时为城门校尉，封修远伯，使奉少昊后，寓于北地而卒。鸿时尚幼，以遭乱世，因卷席而葬。

后受业太学，家贫而尚节介，博览无不通，而不为章句。学毕，乃牧豕于上林苑中。曾误遗火延及它舍，鸿乃寻访烧者，问所去失，悉以豕偿之。其主犹以少。鸿曰：“无它财，愿以身居作。”主人许之。因为执勤，不懈朝夕。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，乃共责让主人，而称鸿长者。于是始敬异焉，悉还其豕。鸿不受而去，归乡里。

势家慕其高节，多欲女之，鸿并绝不娶。同县孟氏有女，状肥丑而黑，力举石臼，择对不嫁，至年三十，父母问其故。女曰：“欲得贤如梁伯鸾者。”鸿闻而娉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履，织作筐缉绩之具。及嫁，始以装饰入门。七日而鸿不答。妻乃跪床下请曰：“窃闻夫子高义，简斥数妇。妾亦偃蹇数夫矣。今而见择，敢不请罪。”鸿曰：“吾欲裘褐之人，可与俱隐深山者尔。今乃衣绮縠，傅粉墨，岂鸿所愿哉？”妻曰：“以观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隐居之服。”乃更为椎髻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。鸿大喜曰：“此真梁鸿妻也。能奉我矣！”字之曰德曜，名孟光。

居有顷，妻曰：“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，今何为默默？无乃欲低头就之乎？”鸿曰：“诺。”乃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织为业，咏诗书，弹琴以自娱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。

因东出关，过京师，作《五噫之歌》曰：“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顾览帝京兮，噫！宫室崔嵬兮，噫！人之劬劳兮，噫！辽辽未央兮，噫！”肃宗闻而非之，求鸿不得。乃易姓运期，名耀，字侯光，与妻子居齐鲁之间。

· 史 ·

三一三

有顷，又去适吴。将行，作诗曰：“逝旧邦兮遐征，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惓惓兮伤悴，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，疾吾俗兮作谗。竞举枉兮措直，咸先佞兮嗷嗷。固靡惭兮独建，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摇兮邀嬉，缁仲尼兮周流。倪云睹兮我悦，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，求鲁连兮海隅。虽不察兮光貌，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，麦含含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，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，长委结兮焉究！口噤噤兮余讪，嗟怛怛兮谁留？”

遂至吴，依大家皋伯通，居虎下，为人凭春。每归，妻为具食，不敢于鸿前仰视，举案齐眉。伯通察而异之，曰：“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”乃方舍之于家。鸿潜闭著书十余篇。疾且困，告主人曰：“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间，不归乡里。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。”及卒，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。咸曰：“要离烈士，而伯鸾清高，可令相近。”葬毕，妻子归扶风。

初，鸿友人京兆高恢，少好《老子》，隐于华阴山中。乃鸿东游思恢，作诗曰：“鸟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仆怀思，想念恢兮爰集兹。”二人遂不复相见。恢亦高抗，终身不仕。

高凤字文通，南阳叶人也。少为书生，家以农亩为业，而专精诵读，昼夜不息。妻尝之田，曝麦于庭，令凤护鸡，时天暴雨，而凤持竿诵经，不觉潦水流麦。妻还怪问，凤方悟之。其后遂为名儒。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。

邻里有争财者，持兵而斗，凤往解之，不已，乃脱巾叩头，固请曰：“仁义逊让，奈何弃之！”于是争者怀感，投兵谢罪。

凤年老，执志不倦，名声著闻。太守连召请，恐不得免，自言本巫家，不应为吏，又诈与寡嫂讼田，遂不仕。建初中，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，到公车，托病逃归。推其财产，悉与孤兄子。隐身渔钓，终于家。

论曰：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，寓乎逸士之篇。至《高文通传》，辄而有感，以为隐者也，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：“古者隐逸，其风尚矣。颍阳洗耳，耻闻禅让；孤竹长饥，羞食周粟。或高栖以违行，或疾物以矫情，虽轨迹异区，其去就一也。若伊人者，志陵青云之上，身晦泥污之下，心名且犹不显，况怨累之为哉！与夫委体渊沙，鸣弦揆日者，不其远乎！”

台佟字孝威，魏郡邺人也。隐于武安山，凿穴为居，采药自业。建初中，州辟不就。刺史行部，乃使从事致谒。佟载病往谢，刺史乃执赞见佟曰：“孝威居身如是，甚苦，如何？”佟曰：“佟幸得保终性命，存神养和。如明使君奉宣诏书，夕惕庶事，反不苦邪？”遂去，隐逸，终不见。

韩康字伯休，一名恬休，京兆霸陵人。家世著姓。常采药名山，卖于长安市，口不二价，三十余年。时有女子从康买药，康守价不移。女子怒曰：“公是韩伯休那？乃不二价乎？”康叹曰：“我本欲避名，今小女子皆知有我，何用药为？”乃遁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车连征不至。桓帝乃备玄纁之礼，以安车聘之。使者奉诏造康，康不得已，乃许诺。辞安车，自乘柴车，冒晨先使者发。至亭，亭长以

· 史 ·

韩征君当过，方发人牛修道桥。乃见康柴车幅巾，以为田叟也，使夺其牛。康即释驾与之。有顷，使者至，夺牛翁乃征君也。使者欲奏杀亭长。康曰：“此自老子与之，亭长何罪！”乃止。康因中道逃遁，以寿终。

矫慎字仲彦，扶风茂陵人也。少好黄老，隐遁山谷，因穴为室，仰慕松、乔导引之术。与马融、苏章乡里并时，融以才博显名，章以廉直称，然皆推先于慎。

汝南吴苍甚重之，因遗书以观其志曰：“仲彦足下：勤处隐约，虽乘云行泥，栖宿不同，每有西风，何尝不叹！盖闻黄老之言，乘虚入冥，藏身远遁，亦有理国养人，施于为政。至如登山绝迹，神不著其证，人不覩其验。吾欲先生从其可者，于意何如？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。方今明明，四海开辟，巢许无为箕山，夷齐悔入首阳。足下审能骑龙弄凤，翔嬉云间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。”慎不答。年七十余，竟不肯娶。后忽归家，自言死日，及期果卒。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，故前世异之，或云神仙焉。

慎同郡马瑶隐于沂山，以免置为事。所居俗化，百姓美之，号马牧先生焉。

戴良字叔鸾，汝南慎阳人也。曾祖父遵，字子高，平帝时，为侍御史。王莽篡位，称病归乡里。家富，好给施，尚侠气，食客常三四百人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关东大豪戴子高。”

良少诞节，母不喜驴鸣，良常学之以娱乐焉。及母卒，兄伯鸾居庐啜粥，非礼不行，良独食肉饮酒，哀至乃哭，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问良曰：“子之居丧，礼乎？”良曰：“然。礼所以制情佚也，情苟不佚，何礼之论！夫食旨不甘，故致毁容之实。若味不存口，食之可也。”论者不能夺之。

良才既高达，而论议尚奇，多骇流俗。同郡谢季孝问曰：“子自视天下孰可比为比？”良曰：“我若仲尼长东鲁，大禹出西羌，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！”

举孝廉，不就。再辟司空府，弥年不到，州郡迫之，乃遁辞诣府，悉将妻子，既行在道，因逃入江夏山中。优游不仕，以寿终。

初，良五女并贤，每有求婚，辄便许嫁，疏裳布被，竹筍木屐以遣之。五女能遵其训，皆有隐者之风焉。

法真字高卿，扶风郿人，南郡太守雄之子也。好学而无常家，博通内外图典，为关西大儒，弟子自远方至者，陈留范冉等数百人。

性恬静寡欲，不交人间事。太守请见之，真乃幅巾诣谒。太守曰：“昔鲁哀公虽为不肖，而仲尼称臣。太守虚薄，欲以功曹相屈，光赞本朝，何如？”真曰：“以明府见待有礼，故敢自同宾末。若欲吏之，真将在北山之北，南山之南矣。”太守惧然，不敢复言。

辟公府，举贤良，皆不就。同郡田弱荐真曰：“处士法真，礼兼四业，学穷典奥，幽居恬泊，乐以忘忧，交蹈老氏之高踪，不为玄纁屈也。臣愿圣朝就加褒职，必能唱《清庙》之歌，致来仪之凤矣。”会顺帝西巡，弱又荐之。帝虚心欲致，前后四征，真曰：“吾既不能遁形远世，岂饮洗耳之水哉？”遂深自隐绝，终不降屈。友

· 史 ·

人郭正称之曰：“法真名可得闻，身难得而见，逃名而名我随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谓百世之师者矣！”乃共刊石颂之，号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，以寿终。

汉阴老父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，幸竟陵，过云梦，临沔水，百姓莫不观者，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，使问曰：“人皆来观，老父独不辍，何也？”老父笑而不对。温下道百步，自与言。老父曰：“我野人耳，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？理而立天子邪？立天子以父天下邪？役天下以奉天子邪？昔圣王宰世，茅茨采椽，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，劳人自纵，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观之乎！”温大惭。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

陈留老父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世，党锢事起，外守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，道逢友人，共班草而言。升曰：“吾闻赵杀鸣犊，仲尼临河而反；覆巢竭渊，龙凤逝而不至。今宦竖日乱，陷害忠良，贤人君子其去朝乎？夫德之不建，人之无援，将性命之不免。奈何？”因相抱而泣。老父趋而过之，植其杖，太息言曰：“吁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？夫龙不隐鳞，凤不藏羽，网罗高悬，去将安所？虽泣何及乎！”二人欲与之语，不顾而去，莫知所终。

庞公者，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岷山之南，未尝入城府，夫妻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谓曰：“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”庞公笑曰：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鼯鼯穴于深渊之下，夕而得所宿，夫趣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，且各得其栖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耕于垄上，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：“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，后世何以遗子孙乎？”庞公曰：“世人皆遗之以危，今独遗之以安，虽所遗不同，未为无所遗也。”表叹息而去。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，因采药不反。

赞曰：“江海冥灭，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，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，事违尘枉。”

列女传

——《后汉书》卷一一四

【说明】把众多妇女的事迹收集起来作为专门的一部分传记篇章编入正史，始于范曄的《后汉书》。换句话说，“二十五史”中，《后汉书》是最早有《列女传》的一史。《后汉书》的这一做法开了后代许多史书设立《列女传》的先河。除《后汉书》之外，有《列女传》的史书还有下列十二种：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。

为妇女列传，始于汉代刘向。刘向撰有《列女传》一书，分母仪、贤明、仁智、贞顺、节义、辩通、孽孽七类，用意在于宣扬封建礼教。刘向的《列女传》收集的

· 史 ·

范围是比较广的。《后汉书》以后史书中的《列女传》大体上都是以此为蓝本,但在侧重点上往往又有所不同。

《后汉书》的《列女传》中所收的妇女事迹,有个特点:比较重视有才学、品行的妇女。例如,历史上有名的才女班昭、蔡文姬就都在这里得到较多的记载。虽然也有曹娥那样为父殉死的记载,但总的来说“烈女”那种要死要活的挣扎在《后汉书》里并没有多少记载,体现出来的节烈观念似乎还是比较宽松的,蔡文姬的改嫁也并没影响她进入《列女传》。

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里所说的女性美德距今已经很远了。至于说贤惠的妃子有功于国君的施行美政,明白事理的妇人使家中的人和睦相处,品行卓绝的人弘扬清雅淳朴的风尚,坚贞的女子使鲜明纯洁的节操更加昭彰,那她们的美好之处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是世上的书籍都没有把她们的事迹记载下来。因此,自从中兴以后,把她的事迹收集起来,写成《列女篇》。象马、邓、梁后已经在前面的“纪”中记载了,梁意、李姬各自附在家传中,这一类,这里不再叙述。其余的只要才学、品行都特别突出优秀,不一定只具备一种操守,都在搜罗编述的范围。

勃海鲍宣妻子,桓氏的女儿,字少君。鲍宣曾经跟随少君的父亲读书。她父亲对他的清苦生活称奇,因此把女儿嫁给了他,并准备了丰厚的财物作为嫁妆。鲍宣不乐意,对他妻子说:“少君你娇生惯养,习惯了漂亮的服饰,而我的确贫穷微贱,不敢接受这些礼物。”他妻子说:“父亲大人因为先生你学行美德遵守简约,所以使贱妾我侍候您。既已经奉命服侍君子,我只听您的吩咐。”鲍宣笑着说:“能做到这样,正合了我的心愿。”他妻子于是把所有的仆人服饰全部还给她父亲,改穿短的粗布衣裳,跟鲍宣一道拉着鹿车来到鲍家。拜见婆婆的礼仪一结束,她就提着罐子出去打水。她品行美好并谨守妇女规范,乡里邦人都称赞她。

鲍宣在哀帝时官做到了司隶校尉。儿子鲍永,中兴初年曾做鲁郡太守。鲍永的儿子鲍昱开玩笑地问少君说:“祖奶奶难道还记得拉鹿车时的情景吗?”回答说:“我死去的婆婆说过:‘活着不能忘记死亡,安全时不能忘记有危险存在。’我怎么会忘掉了呢!”永、昱已经见于前边的传记。

太原王霸的妻子,不知道是姓什么的人的女儿。王霸从小树立了高尚的品德,光武帝时连续多次征召都没有出去做官。王霸已经见于《逸人传》。他妻子的志向行为也很美好。当初,王霸跟同郡人令孤子伯做朋友,后来子伯做了楚国的宰相。而他的儿子做了郡功曹(地方长官)。子伯于是命令他儿子拿着他的书信去见王霸,车马服饰随从,一派豪华景象。王霸儿子当时正在田野耕种,听说有宾客来了,放下农具就回了家,见到令孤的儿子,沮丧惭愧不敢仰脸看他。王霸看到他这副模样,流露出惭愧的样子,客人离开后,很长时间都躺着不

起来。他妻子感到奇怪,问他什么原因,开始时不肯告诉她,她妻子向他请罪,他才说:“我跟子伯向来就不一样,刚才看见他的儿子容貌服饰都有光彩,言谈举止都很恰当,而我的儿子们蓬乱着头发裂着嘴巴,不懂得礼仪规矩,见到客人有羞愧的脸色。只是因为父子恩情深厚,才不知不觉地就失态了。”他妻子说:“您从小培养清高的品德,不考虑荣禄。现在子伯的富贵怎么比得上您的高尚呢?怎么反倒忘了素来的志向而替女儿感到羞愧呢!”王霸坐起来笑着说:“讲得有道理。”就一起终身过着隐居遁世的生活。

广汉人姜诗的妻子,是同郡人庞盛的女儿。姜诗事奉母亲十分孝顺,他妻子事奉孝顺更加诚恳。母亲喜欢喝江水,而江水离住处六七里路,他妻子常常去江边挑水。后来有一次遇上大风,没能及时回家。母亲口渴,姜诗责怪她并且休了她。他妻子于是寄住在邻居家,日夜纺织,买了好吃的东西,让邻居家母亲用自己名义送给她的婆婆。这样过了很久,婆婆感到奇怪,问邻居的母亲,邻居的母亲讲了实情。婆婆感慨惭愧把她叫回家里,亲爱赡养更加恭谨。她儿子后来因为到远处打水溺死了,他妻子怕婆婆哀伤,不敢告诉她。而假说出去游学了不能呆在家里。婆婆喜欢吃鲙鱼,但又不喜欢一个人吃,夫妇二人常常努力劳动以供给鲙鱼,招呼邻家母一起分享。房屋旁边忽然出现了涌泉,味道跟江水一样,每天早晨涌出两条鲙鱼,常常可以供给两位妇人的饭食。赤眉军的散兵经过姜诗的家乡,没有停留就远去了,并说:“惊动大孝的人家一定会冒犯了鬼神。”当时正是荒年,贼人于是赠送姜诗米和肉,他接受后把它们埋在地下,邻近村落都托他的福而安然无损。

永平三年,考察孝廉,显宗下诏令说:“大孝的人提拔到朝廷做官,所以发现并推荐的人也都得到同样的待遇。”因此,都被任命为郎中的官。姜诗被封为江阳县令,死在任上。他所居住治理的地方,老百姓为他立了祀堂。

沛郡人周郁的妻子,是同郡人赵孝的女儿,字阿。从小学习礼仪训诫,对做女人的道理很娴熟,而周郁却骄傲淫荡轻薄浮躁,做了很多不合礼仪的事情。周郁的父亲周伟对赵阿说:“你是贤人的女儿,应当用道理来扶助丈夫。周郁不能改过,是你的过错。”阿行着礼接受了命令,去后对身边的人说:“我没有樊姬、卫姬的德行,因此他老人家来要求我。我说了话而没有效果,他老人家一定说没有奉行他的教导命令,那么罪责也我身上。如果我的话有了效果,那是让儿子违背他父亲却顺从了妻子,那么,罪过就在他身上了。这样活着,又有什么意思呢!”于是自杀了。没有人不为她感到悲哀。

扶风人曹世叔的妻子,是同郡人班彪的女儿,名昭,字惠班,一名姬。学问广博,天赋也高。曹世叔死得早,为人有气节德行,做事合乎法度。她哥哥班固著《汉书》,其中八个表及《天文志》没来得及写完就死了。和帝下令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这部书。和帝多次征召她入宫,命令皇后以及各位贵人跟她学习,号称大家。每当遇到有人向皇帝进贡奇异的東西,就命令大家写赞颂的

· 史 ·

文章。到邓太后临朝执政时,她参与商量政治大事。因为她进出勤勉,特别加封她的儿子成为关内侯,官做到齐地的宰相。当时《汉书》刚刚传出,人们都不能通读,同郡人马融伏身在楼阁下面,跟班昭学习句读,后来又命令马融的哥哥马续接替班昭完成这件事。

永初中年,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因为母亲去世,上书请求回家尽孝,太后不想同意,把这事问班昭。班昭于是上了一道奏章,说:“在下私心里想,皇太后陛下亲身倡导了盛大的美德,使唐、虞时的政治更加兴隆,打开四门和耳朵,采用狂傲的人的不明智的话,接纳微贱的人的谋略,贱女昭因为愚钝老朽,身处隆盛清明的时候,胆敢不披露肝胆,以效万分之一的劳?我听说谦让是最高尚的品德,因此,文献都记述它的美好,神祇为它降福。从前伯夷、叔齐离开国家,天下的人都叹服他们清廉高尚;吴太伯离开邠地,孔子称赞他三次禅让。因此使美好的品德更加光亮明白,扬名后世。《论语》说:“能凭礼让替国家利益考虑,从事政治活动就更不在话下了。”由此看来,推广谦让的诚意,就能达到远大的目标了。现在四个舅舅深沉地坚持忠孝之道,自己引退,但您因为边境没有宁静,拒绝不答应;假如今后有丝毫的过错,我的确耽心推让的名声不能再得到了。借着我能见到您,所以冒死竭尽我的愚钝心意。自己知道我的话不值得采纳,只是为了说出虫蚁一样的赤心。”太后听从了她,并答应了她的哥哥。于是邓骘等人各自回到了家乡定居。

班昭写了《女诫》七篇,有助内训。文章说:

鄙人愚昧不明事理。接受能力迟钝,承蒙先父的余宠,依赖着母亲老师的教导。十四岁时,嫁给了曹氏,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。战战兢兢,常常害怕被斥逐,因此增加父母的耻辱和内外的累赘。日夜操劳心思,勤勉不敢说劳苦,而从今往后,才知道免去了耽忧操劳。我本性粗疏冥顽,教育子女没有经验,常怕子谷对不起政治清明的朝廷。皇家的恩惠出乎意料地加给我,过于隆重地赏赐给我金印紫绶,实在不是鄙人所期望的啊。儿子已经能为自己考虑了,用不着我再担心。只是耽忧女儿们正该嫁人的时候,却没有逐步训导教诲,没让她们了解做女人的礼数,害怕她们在别人家不被容纳,让宗族蒙受耻辱。我今天病得沉重,性命没有保障,想想你们这样,每每因此感到惆怅。空闲的时候写了《女诫》七章,希望各位女儿各写一遍,大概会有好处,使之能帮助你自己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,希望相互学习,相互勉励!

《卑弱第一》:古时候生女儿后三日,睡在床下,手里把弄砖瓦,吃斋祷告。睡在床下,表明她卑下软弱,充当低一等的人,把弄砖瓦,表明她需要学习的劳动,负责执行勤杂事务。吃斋向先人祷告,表明能够主持继承祖先的祭祀仪式。这三方面,就是做女人不变的道,就是礼制法度典礼教导了。谦让恭敬,先人后己,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,做了坏事不推卸过错,忍

· 史 ·

三一九

受屈辱包容委屈,常常象是很害怕,这就叫卑贱软弱的下等人啊。晚睡早起,不怕夙兴夜寐,执行私家事务时,不推辞难做的事情,要做一定做成功,亲手整治处理,这就叫执行勤杂事务。脸色纯洁操守端庄,去事奉丈夫,清静自处,不喜欢嬉戏玩笑,准备清洁齐备的酒食,用来供奉祖宗,这叫继承祖先负责祭祀。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,却担心名字不传扬四方,斥逐耻辱降在身上,这样的事情没有见过。如果这三方面没有做到,有什么名声可以传扬,斥逐耻辱又怎么能够不降临呢!

《夫妇第二》:夫妻的道,配合阴阳,跟神明沟通,的确是天地的大道理,人伦关系的重要节操。因此,《礼》看重男女之间的关系,《诗经》宣扬《关雎》的道理。从这里说,不能不看重它。丈夫不贤明,就无法指使妻子,妻子不贤惠,就无法侍候丈夫。丈夫不指使妻子,威仪就废弃残缺;妻子不侍候丈夫,道义真理就毁坏不齐。比较这两件事,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。看看当今的君子,只知道妻子妇女的不能不指使,威仪的不能不整顿,所以在教育他们儿子时,用古书传记来对照,但是不懂得丈夫必须侍候,礼义也必须保存。只教育儿子,而不教育女儿,不是不明白彼此关系的规律吗!《礼》,八岁时开始教育他们的书,十五岁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学习了。难道单单不能依据这个把它当作法则吗!

《敬慎第三》:阴阳性别不同,男女行为相异。阳性以刚强作为品德,阴性以柔韧作为用场,男性以强健为贵,女姓以柔弱为美。因此民间谚语说:“生男如狼,犹恐他不威风;生女如鼠,仍担心他太凶猛。”但是,修正自身不如恭敬,躲避强敌不如顺从。因此说恭敬顺从的道,是妇女的大礼。那恭敬不是别的,是持久的意思。那顺从不是别的,宽裕的意思。持久,就是懂得止步知足。宽裕,就是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能尊重。夫妻和好,一生都不分离。在房间室内周旋相处,就会产生矛盾。矛盾一产生,说话就会过了头。说话一过头,骄纵放肆一定出现。骄纵放肆一出现,欺侮丈夫的想法就会产生。这是因为不懂得止步知足的缘故。事情总有曲直的区别,言语总有个是非的分别。直的不能不坚持,曲的不能不辩解。有了辩解与坚持,就会有愤怒的事情了。这是因为不注意待下人恭敬有礼啊。欺负丈夫没有节制,于是就谴责呵斥他,怒气还消不掉,接着就动手打人。大凡做了夫妻,讲道理是为了和好亲爱。施恩情是为了相处美满,相打一开始,还有什么道理?谴责呵斥的话一说出口,又什么恩情可说?恩情道理都没有了,夫妻也就分离了。

《妇行第四》:女性有四种品行,一叫妇女的品德,二叫妇女的言语,三叫妇女的姿容,四叫妇女的功课。至于说妇女的品德,不一定非得才智聪明都卓绝奇特;妇女的言语,不一定非得能言善辩;妇女的姿容,不一定非得容貌美丽;妇女的功课,不一定非得精工巧妙超过别人。清静优闲贞洁

· 史 ·

宁静,坚持操守坚定不移,一行一止避开耻辱,一动一静符合法度,这就叫妇女的品德。说话有所选择,不说人坏话,别人许可然后说出,不讨人嫌,这就叫妇女的言语。洗漱掉尘土污秽,服饰鲜明整洁。按时沐浴,身体保持清洁不受肮脏污辱,这就叫妇女的姿容,专心纺织,不喜欢随意说笑,用清洁干净的斋饭酒食来招待宾客,这就叫妇女的功课。这四项,是女人的重要品格,因此不能少了它们。但是做起来是很容易的,只要用心去做。古人说:“仁爱很遥远吗?我想做到仁爱,仁爱就有了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《专心第五》:《仪礼》这书里,有丈夫第二次娶妻的道理,没有妻子第二回嫁人的文字,因此说丈夫就是天。天自然是逃避不了的。丈夫自然也是不能脱离的。行为违背了神祇,天就会惩罚她;礼仪道理有了过错,丈夫就会疏远她。因此《女宪》说:“让一个人满意了,就会永远妥贴;让一个人不满意了,就会永远完结。”由此说来,对丈夫不能不求取他的心。但所要得到的,也不是指巧言谄媚的苟且亲近,那当然不如专心正色。讲究礼仪家居整洁,耳朵里没有路上听来的话,眼睛里没有淫邪的视钱,出门没有妖艳的打扮,回到屋里没有弃置不用的首饰,不成群地聚集同辈人,不窥视门户以外,这就叫专心正色了。至于说举止轻率脱略,眼睛飘忽不定,到了屋里就头发蓬乱样子难看,出门就打扮妖艳举动轻佻,说些不该说的话,看些不该看的事物,这就叫不能专心正色了。

《曲从第六》:所谓让一个人满意了,就永远妥贴;让一个人不满意了,就永远完结。这是劝人坚定志向专一心思的话。公婆的心思,难道是可以失掉的吗?事物有时候会恩爱而离异的,也有合乎道理却破坏了的。丈夫虽然说恩爱,公婆不说好,这就是所谓合乎道理却也会坏事的。但是,公婆的心思又怎么样呢?自然最好是委曲顺从。婆婆说不对的事是对的,当然应该听从;婆婆说对的事错了,还是应该听她的话。不去违背是非,也不争执辩解曲直,这就是所谓的曲从了。所以《女宪》说:“妻子如同影子和回响,怎能不得到赞扬。”

《和叔妹第七》:妻子让她丈夫感到满意,那是由于公婆喜欢自己;公婆喜欢自己,那是由于叔叔妹妹说自己的好话。由此说来,对我的说好说坏,都由叔叔妹妹决定,叔叔妹妹的心也不能失去。人们都不懂得叔叔妹妹的心不能失掉,因而不能与他们和好来求得亲近,真是不明智啊!人当然不是圣人,很少有人能不犯错误。因此颜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改正,孔子夸奖他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,便何况女人呢?即使有着贤女的品行,聪明智慧的禀赋,但是能万无一失吗!所以,同屋的人和好,诽谤就被掩盖住了,内外分离坏名声就会传扬出去了。这是必然会发生的。《易》说:“二人同心,其利(锋利)断金。同心之言,其臭(香气)如兰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· 史 ·

三二

1002132

嫂子与妹妹，处境不同却能相互尊敬，恩情疏远在道义上却能亲近。如果是贤淑谦和的人，就能凭着道义使友好加强，加重恩情来结成援军，使美好的方面更加显著明白，而不好的方面则被掩盖起来，公婆同情亲善，而丈夫赞扬她的好处，声誉就会在乡邻之间传扬，父母也会感到光荣。至于那些愚蠢的人，做嫂子就借着身份自高自大，做妹妹就仗着得宠骄横。骄横一旦做出，还谈什么和好！恩情道义一旦不协调，还会有什么赞誉出现！因此就会美好的方面被掩盖起来，而过错则会被张扬开去，婆婆生气丈夫也跟着发怒，内外人都说坏话，耻辱都会集中到她身上，继续生活下去就会增加父母的羞耻，被遣回家就会更让丈夫受连累。这一条的确是荣耀和受辱的根本，美誉恶名的基础。能不慎重吗！而讨得叔叔妹妹的欢心，自然没有比谦虚和顺更好的办法。谦虚是美德的把儿，和顺是妻子的品行。有了这两点，足以和好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在那里不讨人嫌，在这里不遭人厌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马融认为它写得好，命令妻子女儿们学习这篇文章。

班昭女婿的妹妹曹丰生，也有才学而且贤惠，写了书信去跟班昭讨论，文笔也有可观之处。

班昭七十多岁时死去，皇太后穿着素服表示哀悼，派使者监督维护丧事。她所写的赋、颂、铭、诔、问、注、哀辞、书、论、上疏、遗令，共十六篇。儿媳丁氏替她结成文集，并且作了一篇《大家赞》附在里边。

河南乐羊子的妻子，不知道是谁家的女儿。羊子有一次走路，捡到一块金子，回到家就给了他妻子。他妻子说：“我听说志士不喝名叫盗泉的泉水，廉洁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，何况是捡别人丢掉的东西来得到好处，以致玷污其品行呢？”羊子非常惭愧，就把金子扔回野地，而出远门去寻师学习。一年后回到家里，他妻子跪下问他什么原因。羊子说：“出门久了就想念家里，没有别的。”他妻子就拿起刀子跑到织布机旁说道：“这布出自蚕茧，成于机杼，由一根丝开始往上加，就会织成一寸，由一寸不断往上加，就织成了一丈一匹。现在如果砍断这些，就会前功尽弃，拖延空耗时日，读书人积累学识，应当每天都清楚自己缺少什么，这样去接近美好的品德。如果中途回家，跟砍断这些丝有什么不同呢？”羊子被她的话打动了，回去完成学业，于是七年不回家。妻子一直亲自操劳奉养婆婆，并且老远地给羊子送吃食。

有一次别人家的鸡走错了路跑到园里，婆婆偷着把它杀吃了，妻子对着鸡不吃却反而哭了。婆婆感到奇怪，问她原故。妻子说：“为自己家穷，却能吃别人家的肉而感到伤心。”婆婆最后把鸡肉倒了。

后来有强盗想侵犯她，就先劫持了她婆婆。他妻子听说后，握着刀子就冲出去。强盗说：“放下你的刀，顺从我可以保全性命，如果不顺从我，就杀了你婆婆。”他妻子仰天叹息，举起刀子刎颈而死。强盗也没有杀掉她婆婆。太守听

· 史 ·

到这件事,就捕捉那强盗并杀了他,赏赐给羊子妻子细绢类丝织品,根据礼数埋葬了她,称之为“贞义”。

汉中人程文矩的妻子,是同郡人李法的姐姐,字穆姜。她有两个儿子,她丈夫前妻有四个孩子。文矩做安众县令时,死于任上。四个孩子因为母亲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,憎恨诽谤一天比一天厉害,而穆姜慈祥爱护温厚仁爱,抚养爱护也更加殷勤。衣食费用的供给都比他自己所生的儿子多出一倍。有人对她说:“那四个孩子太不孝顺了,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住,来疏远他们呢?”她回答说:“我正在用道理来诱导,让他们自己变好。”等到前妻长子兴生病非常困难时,母亲真诚地动了恻隐之心,亲自调作药物饭食,恩情实在细致。兴生了很长时间的病才痊愈,于是叫了三位弟弟对他们说:“继母的慈祥仁爱,出于本性。我们兄弟不理解她的养育之恩,心象禽兽一样狠。即使母亲的道义越来越隆重了,我们的过错罪恶也已经很深了!”于是带着三个弟弟去了南郑的监狱,陈述母亲的美德,交待自己的罪过,请求给他们以惩罚。县把这件事报告给郡,郡的长官表扬了他们的母亲的特异品格,免除了他们家的徭役,遣散了四个孩子,让他们修身改过,从此以后对他们的教育更加明确,都成为有品行的人。

穆姜八十多岁时死去。临终时告诫孩子们说:“我弟弟伯度,是聪明贤达的读书人。他论述薄葬,其道理非常正确。并且临死时留下命令,是贤明圣智的法度,我要你们遵从他的话,不要跟世俗一样,给我增添累赘。”她的孩子们都听从了她的话。

孝女曹娥,是会稽上虞人。父亲盱,会弹琴唱歌,做巫祝。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,在县城的江上迎着波浪歌舞着迎接江神,溺水而死,找不到尸体。曹娥当年十四岁,于是沿着江边呼喊哭泣,日夜不停,十七天后,就跳江死了。到元嘉元年,县长度尚把曹娥改葬在江南边的路旁,替她立了块碑。

吴地人许升的妻子,是吕氏的女儿,字荣。许升年轻时候是赌徒,操守德行不注意,荣曾经亲自为家业勤劳,用以赡养她婆婆。多次规劝许升修身学习,每次遇到不好的事情,往往哭着进言规劝。荣的父亲向来愤恨许升,于是叫过荣想将她改嫁。荣叹息说:“命运所遭遇的,从道义上讲不能离弃第二次嫁人!”最终也不肯回家。许升感激她并自己勉励。于是寻找老师远出求学,终于成名。不久被本州征召任命,走到寿春,在路上被强盗杀害。刺史尹耀捕捉到了强盗,荣在路上迎丧,听说后到了州上,请求惩罚仇人以偿心愿。尹耀答应了她。荣就亲手砍断了强盗的头,用来祭奠许升的灵魂。后来郡上被寇贼占领,贼人想侵犯她,荣越过围墙逃跑,贼人拔出刀子追赶她。贼人说:“顺从我就可以活,不顺从就得死。”荣说:“为了道义不能让身体受到寇虏的污辱!”于是被杀害了。这天疾风暴雨,雷电晦暝。贼人惶惑恐惧叩头谢罪,于是殡葬了她。

汝南人袁隗的妻子,是扶风人马融的女儿,字伦。伦从小有才能,口才也好。马融家历代都是富家,嫁妆很丰盛。到刚完成婚礼时,袁隗问她说:“妇人

· 史 ·

不过侍弄簸箕条帚罢了,何必这样过分珍奇美丽呢?”回答说:“仁慈的亲人体恤怜爱,我不敢违抗命令。你如果要羡慕鲍宣、梁鸿的清高,我也请求让我仿效少君、孟光的事迹。”袁隗又说:“弟弟比哥哥先被提拔,世人以为可嘲笑。现在姐姐没有嫁出去,妹妹先行嫁人可以吗?”回答说:“我姐姐行为卓绝,没有遇到嫁的匹配,不象鄙陋浅薄的我,只是苟且罢了。”又问道:“南郡君学业精通深奥的道义,文章成为宗师,但他担任的职务,却因为财货受到攻击,为什么?”她回答说:“孔子是大圣人,免不了叔孙武叔的诽谤;子路是最贤明的,还有公伯寮向季孙诉怨。我父亲有这样的遭遇,不是很正常吗?”袁隗因说不过她而默不作声,帐外听见的人都感到惭愧。袁隗在当时受宠而贵,马伦在世上也有名声。她六十多岁时死去。

马伦的妹妹马芝,也有才学道义。小时候死了,长辈亲人,因为怀念,就写了《抒情赋》。

酒泉的庞涪的母亲,是赵某的女儿,字娥。她父亲被同县人杀害,而赵娥兄弟三人,当时都为父亲的死悲痛伤心,仇人高兴地庆贺自己,以为不向自己报仇了。娥暗暗怀着仇恨愤怒,于是暗地里准备了刀子兵器。经常藏在有帏布的车子里等候仇人的到来。十多年没有等到机会。后来在都亭相遇,就刺杀了他。接着到县里自首。说:“父亲的大仇已经报了,请求惩罚我。”禄福县长尹嘉认为她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,解下官印绶带准备跟她一同逃亡。娥不肯离开。说:“怨恨消除了去死掉,是我的应得;根据罪状判刑,是您的正常时务。怎么敢苟且偷生,来歪曲国家的法律!”后来遇到大赦免于刑罚。州郡表扬她的里巷。太常博士官张奂嘉许赞叹,用成捆的布帛送给他。

沛县刘长卿的妻子,是同郡人桓鸢的女儿。生了一个儿子,五岁时长卿死了,他妻子为了防止外人起疑心,不肯回到娘家。儿子快十六岁时又死了。他妻子担心很难不被改嫁,就先割了自己的耳朵发誓。同宗的妇女们都同情她,对她说:“你家里实在没有别的用意;如果有,还可以借助于婆婆姐姐妹妹去表明你的忠诚,为什么要为了看重道义而如此轻慢身体呢!”回答说:“从前我的五代祖先,学业上是儒学的宗师,有着皇帝老师的尊贵。五代以来,历代不变,男子以忠孝著名,女子以贞顺为人称颂。《诗经》说:“不要玷污你的祖宗,要学习他们的品德。”因此,事先自己刑罚自己,来表明我的心情。”沛地相王吉向朝廷报告了她高尚的行为,表扬她的里巷,号称“行义桓寡妇”,县邑每逢祭祀活动总要给她送去多余的祭肉。

安定人皇甫规的妻子,不知道是哪家的女子。皇甫规当初死了妻子,后来又另娶了她。他妻子善于写文章,会草书,常替皇甫规代写书信札记,人们都称赞她字迹工巧。到皇甫规死的时候,他妻子还是中年,而且容貌美好。后来董卓做了相国。爱慕她的名声,聘礼用了一百辆有帷幕和盖子的车子,二十匹马,奴婢钱帛塞满道路。皇甫规妻子于是穿着随便的衣服到了董卓的门前,跪着陈

· 史 ·

述情怀,言辞非常辛酸悲怆。董卓指使手下人都拔出刀子围住她,并对她说:“我的威力教化,要让全国风靡,怎么能在一个女人身上行不通呢!”皇甫规妻子明白摆脱不了,就站起来痛骂董卓:“你是羌胡少数民族的种,毒害天下还不满足吗!我的祖先,历代都有清高的品德。皇甫规文武都是上等人材,是汉朝廷的忠臣。你父亲难道不是他手下的官吏吗?竟胆敢对你太君夫人做非礼的事!”董卓于是把车子拉到庭院中,把她的头悬挂在车辕上,不断用鞭棍打她。皇甫规妻子对拿着棍子的人说:“为什么不用力点呢?快点打死就算你恩惠。”于是死在棍下。后人给她画了像,号为“礼宗”。

南阳人阴瑜的妻子,是颍川人荀爽的女儿,名采,字女荀。聪明灵敏又有才艺。十七岁时,嫁给阴瑜。十九岁时生了一个女儿,而阴瑜却死了。荀采当时还年轻,常担忧被自己家里逼迫,自己防御很强。后来同郡人郭奕死了妻子,荀爽把她许配给他,故意谎称自己病得很重,把荀采叫回家。既然不得已要回去,就在怀里藏着刀子暗中发誓。荀爽命令佣人抓住她并夺下她的刀子,扶抱着用车载她,还担心她一时愤激,守卫很严密。她到郭家后,装出高兴的样子,对身边的人说:“我原来立下志向要跟阴氏死后葬在同一墓穴中,但摆脱不了被逼迫,到了这个地步,我的心愿实现不了,怎么办?”于是命人点起四盏灯,换上盛妆,请郭奕进来相见,一块说话,说个不停。郭奕对她又尊敬又害怕,于是不敢相逼。荀采于是命令佣人们准备洗澡用具。进屋后把窗户也关上,暂时让仆人回避一下,用化妆粉在门扇上写“尸还阴”(尸体还给阴氏)三个字。“阴”字没有写好,害怕人进来,就用衣带上吊死了。佣人们都不当回事,等到看见时,已经断气了,当时人们都为她感到悲伤。

犍为人盛道的妻子,是同郡人赵某的女儿,字媛姜。建安五年,益部发生暴乱,盛道聚众起兵,事情失败,夫妻二人都被捉拿,将要处死。媛姜半夜告诉盛道说:“法律有规定的刑罚,一定没有活下去的指望,你可以赶快逃跑,成家立业,我一人留在狱中,代替你抵罪。”盛道犹豫不决。媛姜就解开盛道身上的镣铐,替他准备了粮食财物。他们的儿子当时五岁,让盛道抱着他逃跑。媛姜代替盛道守夜,应对回答都没有露破绽。估计盛道已经走远,就把实情告诉官吏,当时就被杀害了。盛道父子逢大赦回家。盛道被她的义气所感动,终身不再娶妻。

孝女叔先雄,是犍为人。父亲泥和,永建初年做过县功曹的官。县长派遣泥和拿着信件去见巴郡太守,乘船时落入急流中溺死,找不到尸首。叔先雄感念悲痛,日夜哭喊,心里也不想再活下去,一直有投水自杀的念头。她生了两个孩子,都只几岁,叔先雄于是为他们各自做一个口袋,装上珠环系住孩子,几次说过诀别的话。家里人一直提防着她,经过一百多天以后才稍微松懈,叔先雄乘着小船,在父亲落水的地方痛哭,后来投水自杀了。她弟弟,当夜梦见叔先雄跟他说:“分别后六日,应当跟父亲一同出现。”到那个时候等着,果然与她父亲

· 史 ·

三二五